

蔡澜作品自选集

卷一

蔡澜

著

花笑春风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蔡澜作品自选集

卷一

蔡澜

著

花笑春风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笑春风 / 蔡澜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蔡澜作品自选集)

ISBN 978-7-108-04353-5

I. ①花… II. ①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8809号

责任编辑 罗少强 郑 勇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 数 150千字 图 16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9.00元

三联版总序

最初写作，是将过往的生活点滴记下，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在报纸的专栏写了一些，终于足够聚集成书。倪匡兄说：“也好，当成一张名片送人，能写出一本，已算好的了。”

每天写，不断地努力，不知不觉间，书也出版了两百多本。如今看来，其中有些文字已过时，有些我自己不满意，也被编入书中。

认识了汕头三联书店的李春淮兄，他建议由三联出版我的全集。我认为与其出版全集，不如出版自选集，文章是好是坏，自己清楚。

与北京三联书店的郑勇兄谈妥，以《蔡澜作品自选集》为题，计划每辑四册，总共出七辑二十八册，收录这三十多年来的文章。略觉不佳的，狠心删掉；剩下来的，都是自己觉得还过得去，和大家分享。

此事由李春淮兄大力促成，书面市时，汕头的三联书店已经因购书者稀少而关闭。特此以这集书，献给他。

蔡澜

2012年11月22日

目 录

三联版总序

王七人	1
一月斋主人	3
红色围巾	5
被拔舌的人	7
藏宝的老人	9
埋齿	11
鲛鱼粥和机关枪	13
树根兄	18
亲人	20
恋手	22
梦香老先生	24
阿叔	26
酒舅	30
雨衣人	33

厂长	37
阿立的妈	41
五毒人	43
邹胖子水饺	45
雀王争霸战	47
立陶宛的女人	51
自信	56
口吃先生	61
诚实的假表商	63
窝贴	65
陶斋	67
老帅	69
詹森	71
苏珊娜的老板	73
乌龟公阿寿	77
像子弹一样快的女人	80
临死不忘义聚永	82
王先生的女儿	86
乐此不疲的老人	88
长辈	90
精神独身主义者	92
元	94

只愿无事常相见	96
戴假手的画家	98
阿朱	102
木工恩叔	104
被酒喝的人	106
喇嘛	108
顾文宗先生	110
洪波先生	112
凉茶铺三老人	114
伟人约翰	116
小特务	118
不同种	120
磨刀者	122
路旁颜鲁公	124
和尚剧务	126
和尚特约特约和尚	128
鹤鹑老头	130
擦鞋师	132
猪肠粉佬	134
杨凡	136
逃亡前后	138
石曼卿	141

懒	143
美好的世界	147
小蛮腰	151
打秋千的女人	155
大食姑婆	159
喝酒的女人	163
倪匡的演员时代	167
卖猪肠粉的女人	175
牛次郎和尚	179
摸画的狂人	183
做一次假机师	187
蛋	191
老处女万岁	195
凶婆	199
丑陋的雄性动物	203
守海待鱼的日子	207
倪匡近况	211
车手	215
遗传基因	219
玩得潇洒的女人	223
成龙的日本影迷	227
侍者诺维	231
不能共存的人	235

祝辞	239
礼物	243
东尼·寇蒂斯印象	247
银座唐吧女	251
仙人掌女人	255
隆胸的女人	259
石太太	263
三叔	267

王七人本名不叫七人，他是一个从大陆到南洋白手成家的土佬，真名没有人记得，最初大家只管叫他小王。

小王年轻力壮，但目不识丁，干了几年苦力后漂流到乡下的一个鱼塘，主人看他老实勤力，便收他做女婿。

一阵大雨，把鱼塘中的鱼苗冲走，老丈人急得团团乱转，小王镇定地买了一群鸭子，开始改行养鸭。鸭生蛋，蛋孵鸭，几年工夫下来，鱼塘里已经有上千只鸭。

老丈人看得高兴，含笑逝世。从此，小王就当上了头家。

王太太聪明能干，了解鸭子性情和进食习惯，他家的鸭子繁殖得比人还快，还训练了一批乡姑为得力助手。

一天，小王在池塘边看鸭子，看得老半天，当晚和太太卿卿我我之后提出要求，太太起初不肯，后来听了小王的大计，也就点头。

由王太太出面，和最合得来的乡姑叽里咕噜了一番，乡姑们望着小王赤着半身的肌肉，欢喜得要死。

乡姑由小王本家的大鱼塘里分了一批鸭子，在附近的池沼找一个地方：开设了分行。鸭生蛋，蛋孵鸭，乡姑的池塘又养了上千。

小王和乡姑睡觉，乡姑为小王开分行，分行再开分行，小王一共娶了七个老婆，开了七个分行，王七人的名字流传了出来。

到星期天，由大婆相约饮茶，连老王一共八人，刚好一桌，各人向大婆报出盈利，大婆用小本子一一记下。七人手段很阔，大部分钱让小的各自拿回去给娘家，小部分归己有。

我遇到七人伯伯时，七人只是一个名字，事实上他已经有更多的分行。

“您的本事真大！”我说。

“哪里，”王伯伯笑道，“都是从鸭子那里学到的。”

“鸭子？”

“是的。”七人回答，“我看到一只公的狎几只母的。她们为他生蛋。不过，这也有窍门，那只公的不一定选漂亮的白鸭，只要听话的，杂毛都干！”

提到王七人伯伯，想起在马来西亚的一月斋主人。他也是过番的苦力，在树胶园中干了几年，眼光好，把储蓄投资在新园地，越买越多，最后拥有数万亩。

年轻时穷困讨不到老婆，他那一方面的要求特别强烈，唯有天天借重五指，一面摔，一面狠狠地说：“他妈的，老子有了钱就娶他妈的三十个！”

现在，他的愿望达到，三十个太太轮流服侍，他也按照妻子们的生理排号码，按日期每个照顾，公正得很。

“那要是遇到二月只有二十八天呢？”有人问他。

“只好额外工作补偿啦！”他笑着回答。

由师爷处，他渐渐地学字，又每逢叫戏班子来他的巨宅表演后，重赏请他们留下，要他们把曲子详细地讲解给他听。老婆之间，识字的也不少，他敦伦完后就向她们讨教，差点没像苏东坡

一样在她们的肚皮上练书法。

几年的苦功，他已经学会看通俗小说，进而阅读线装古典文学。到了晚年他开始欣赏字画，要为自己的书斋取个名字，许多文人为他建议了好几个斋名，但他都不喜欢，最后自己大笑起来，因为他想到了那三十个老婆，称之为“一月斋”。

一月斋买了很多古董和字画，但多数是假的。当时有一批画家书家到南洋去开展览，一月斋主人总买上十张八张，变成艺术家每到该地必去拜访的大客户。所以一月斋所藏的亦有真迹，单是徐悲鸿已有三十多幅。

那么多的字画，不来一个记号不行，他请名家为他刻了一方“一月斋珍藏”的图章，买了字画就押上。盖得多了手酸，叫老婆帮忙。老婆们盖歪了还是印倒了，就再来一下。好好的画，加了几块红豆腐，真他妈的可惜。

年老，一月斋拜起佛来，认为罪过，就把妻子们都遣散了，一人分几百亩树胶园。

对往事再不重提，一日酒醉，一月斋道：“其实，当年妓院还有几个老相好。”

“你已有三十个老婆了！”人家说。

一月斋答道：“哪里那么准，其中也有月事失调的呀！”

老李是多年前我在韩国拍戏时的剧务，他日语讲得极好，工作认真、任劳任怨，总是第一个到达现场、最后一个收工的人。

当时，也许可以说现在也是一样，电影的剧务，职位很低微，没有什么人看得起的。但是他对电影的热爱，深深地吸引了——一个负责服装的金小姐。

金小姐并不是真正的小姐，她的丈夫以前是当导演的，在申相玉的手下做了多年的助手，终于申相玉升他执导一部，戏很好，不过不卖钱，申相玉叫他不要气馁，他却一直怪自己。再来一个机会，他拼了老命把色情和暴力都放了进去，但又是在票房上惨败。

这次总是自己的错吧。他每天那么想，想想想，一天晚上想不通，把浴室的煤气开了。

他的太太年轻守寡，大家都同情她，叫她“小姐”，希望她有

一天再嫁。

金小姐爱着丈夫，认为他没有错，只是他爱电影多过爱她。当电影令丈夫失望的时候，他的死，是理所当然的事。

金小姐也踏入电影圈，当了服装管理，渐渐地自己也爱上电影，多年来，她守着自己的岗位。纪念丈夫，已是一个借口。

别人犯的错误，都要剧务来担当。老李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却嘻笑地把眼泪吞到肚子里，收工后到小酒家去喝韩国土炮“马嘉丽”。

金小姐也来了，她的唯一嗜好，也是喝酒。两人喝到大醉，高歌韩国电影主题曲《红色围巾》。从此，凡是金小姐接的戏，老李一定去当剧务，两人接触的时间更多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并不像电影中那么美满，两人本来可以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知道要是这么做，其中一个总得放弃那没日没晚的工作，才能组织个好家庭。

韩国电影业没落，戏开得少，金小姐被迫转到电视台工作，老李则去拍广告片。两人都忙得昏头昏脑，偶尔，有我这个远方老友来到，才抽空出来，到小食店里大喝土炮“马嘉丽”，酒后，高歌电影主题曲《红色围巾》。

老刘的父亲干渔业，他自己又到日本水产大学去念了四年书。虽然学非所用，回来后去做毫无关连的贸易。老刘的特点是吃完了鱼，还能像猫一样地把整排骨头原原本本地吐出来。

许多他认识的餐厅大师傅，都不愿意做他的生意。因为死鱼活鱼，烧出来后他一看便知，绝对逃不过他的眼光。

起初大家不相信他有这种本领，清炖了一窝鳗鱼汤出来，老刘一看：“死的，不能吃，还是换一换吧！”

大师傅硬说：“哪有这回事儿？这条鳗鱼明明是生割的，怎么说是死的？你有什么办法证明？”

“很简单，”老刘说，“你看它的皮，一点也不光滑，完全是皱的，生割的鳗，绝对不是这样。”

这家餐馆只好认了，但是以后就不做老刘的生意了。

听老刘说完这个故事，我们都认为他讲得有道理。老刘得意

地说：“其实，鲤鱼是生的还是死的，我也能看得出。最可惜的是我父亲没有教我怎么吃山瑞，只有山瑞，我分别不出死活来！”

“那鲤鱼的死活是怎么分别？”朋友问。

老刘又讲了一个故事，他到另一家做鲤鱼出名的馆子去，叫了个清蒸。

上桌，老刘又摇摇头：“怎么不用活的鲤鱼蒸呢？”

“的确是活生生的，怎么给你讲成死的？”大师傅大声咆哮。

“死的就是死的，”老刘说，“何必狡辩？”

“如果是死的，今晚这一餐就不收你的钱！”餐厅老板也帮着大师傅讲话。

老刘说：“你看那鲤鱼的鱼鳞，全是躺下的，这证明就是条死鲤鱼，要是用活的来蒸，鱼鳞一片片都是竖立着！”大师傅给他道穿了，红着脸说：“对不起，对不起，是今早刚刚去世。”

乘老刘大摇大摆走开时，餐厅老板骂道：“这个人，死后阎罗王会拔他的舌头！”